

通志臺經解





尚書通考卷第八

鄭氏通志地理略序

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經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是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史家主於州縣州縣移易其書遂廢今之地理以水爲主水者地脉絡也郡縣基布州道瓜分皆由水以別焉中國之水則江河淮濟爲四瀆諸水所歸苟明乎此則天下可運於掌

江水出岷山一名瀆山一名汶阜山今屬茂州汶山縣古冉駹氏漢汶山郡發源不一亦甚微所謂濫

觴者也東南百餘里至天彭山亦謂之天谷亦謂之
天彭門兩山相對水徑其間其山屬今彭州又東南
過成都郫縣又東南過江陽有湍水從西北來入焉
江陽隋并入隆山唐改為彭山今屬眉州又南過嘉
州犍為今嘉定路又南過戎州犍道縣北今敘州若水淹水從西
來入焉又東南至巴郡江州縣有羌水涪水巴水白
水潛水渝水合流入焉故庾仲雍謂江州縣對永口
右則涪內水左則巴內水是也江州縣今渝州江津
縣是今重慶路又東過涪州忠州萬州又東過雲安軍雲
安故胸臆縣後周改名今雲陽州又東過魚復魚復今夔州
奉節也逕永安宮在奉節縣蜀先主卒於此及諸葛亮圖壘南八陣圖在奉節西南七里

聚細石為之
各高五大

又東南過赤岬城即杜詩赤甲白鹽皆山名又東過巫峽巫溪

水入焉又東過秭歸今歸州又東過夷陵今峽州路又東過宜都

峽州宜都縣

又東過禹斷江又東過枝江今江陵府枝江縣有沮水入焉

又東過石首今江陵府石首縣又東過華容今岳州華容縣有涌水入焉又

東至巴陵今岳州巴陵縣合於洞庭之陂其陂有澧水從西來

入焉次有沅水從西南來入焉次有湘水從南來入

焉共而東出由武昌出與漢水合而為大江東過九

江今江州路非禹貢之九江也有九江水合而為彭蠡陂今鄱陽從南來入焉

又東右過江寧有丹陽水從南來入焉今鎮江又東左過

江都今揚州江都縣邗溝出焉又東過江陰今江陰州許浦入海按入海在今通

海縣班云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謬矣

淮水出唐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義陽今信陽也今信陽州

又東過褒信今息州楚封白公於褒信在此汝水出今汝州自西北來入焉又東

過安豐決水自南來入焉又東北有窮水從北來入焉又東過下蔡下蔡縣舊屬潁州今隸安豐路潁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

過壽春今安豐路有肥水從東南來入焉又東北有豪水入焉又北汴水入焉酈道元云汴即狼蕩渠也又東過

鍾離今臨濠府又東過盱眙今臨淮府盱眙縣有汴水從北來入焉又東

至山陽今淮安路通邗溝又東泗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至海州東海今海寧州入海班云行三千二百四十里

濟水從滎陽縣北今鄭州滎陽縣又東過敖山北在鄭州仲丁遷此又東合

滎瀆今無水又東索水入焉又東過陽武縣北今延州陽武縣

又東過封丘縣今汴梁封丘縣又東過酸棗縣今滑州之烏巢澤北

又東過乘氏縣南舊屬今曹州分為荷水又東北過鉅野今濟寧路

濮水入焉又東北過壽張今東平路壽張縣汶水從東北來入焉又東過須城今東平路須城縣漁山之東左合馬頰水又北過

臨邑舊屬濟南又東北過故盧城北今濟寧路有故盧縣又東北灤水入焉

又東北過華不注山華水入焉在濟南路又東北過蒲臺縣

北今般陽路古淄州又東北過鄒平今濟南路鄒平縣元屬淄州時水入焉又東北

過樂安故城南今益都路樂安縣又東北過利縣西地里志曰利

縣在濟城北五十里又東北過甲下邑河分一枝入焉又東北入於海聞今濟水多涸竭

河水自西域來其大原有三正原出昆侖山東北陬

尚書通考卷八

通志堂

而東行一原出天竺葱嶺一原出于闐南山北行與葱嶺河合而東入於昆侖河或云張騫窮河源至葱嶺河爾故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而沒其正原也三河合而東過蒲昌或云入蒲昌海而復東出於理不然乃東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是為中國河積石山屬鄯州今積石州禹之所道自此始故其詳得聞焉遂過西平即鄯州又東南過枹罕河州也有洮水從西來入焉又東過臨洮洮州也今臨洮府有離水從西來入焉又東過金城允吾縣湟水從西來入焉金城蘭州也遂轉而北過武威涼州也今西涼州又北至朔方故夏今寧夏路遂轉而東南又南過

上郡白土縣圖水從西來入焉上郡綏州也今綏德州又南過隰州太寧縣壺口山又南過北屈今北屈又南過龍門縣今隸河中又南過夏陽梁山之東又南過汾陰縣西郃陽縣東又南過蒲阪縣雷首山西蒲阪今河東也有涑水從東北來入焉又南過華陰縣潼關今華州渭水從西來入焉遂轉而東過河北縣今陝州平陸也又東過陝縣底柱山在河中分流包山而過湍急多覆溺舟船又東嶠水從右入焉是謂嶠津亦謂之茅津又東左過絳州垣曲縣湛水從北來入焉又東而為孟津又東過河陽縣今孟州南洛陽縣北今河南府

又東過溫縣今孟州縣沮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右過鞏

縣今河南府縣洛水從西南來入焉左過成臯縣北沆水從

北來入焉成皇今孟州汜水又東過大伾山下又東汜水從

南來入焉又東過滎陽縣今鄭州縣西北而為棘津又東過

滎陽縣鴻溝出焉鴻溝一名官渡水一名蕨蕩渠今

謂之汴河大禹塞滎澤開之以引河水東南通淮泗

蕨蕩渠據桑欽所說即此也而班固又云蕨蕩渠受

濟水至陳入潁未詳其實又東北過懷州武陟沁水

入焉又東過酸棗縣西舊屬今滑州濮水東出焉或云漢文

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發卒塞之其水遂絕又東

北而為延津又東北左過黎陽大伾山黎陽今通利

軍治也今濬州有淇水從西來入焉淇水即降水也又東

北過濮陽縣今濮州別出而為瓠子河漢武帝時河決瓠

子水注鉅野通於淮泗發卒塞之又東北過東武陽

今大名朝城也而為漯河又東北過大名館陶縣別

出而為屯氏河又東北過清河靈縣別出而為鳴犢

河靈縣隋省入博平今隸博州今東昌州博平縣鳴犢至瀛州今河間路

滹縣與屯氏河通三河今皆絕矣又北過德州平原

又東北過棣州厭次又東北過濱州渤海又東北過

青州千乘舊屬今益都路又東北過甲下邑別出一枝入濟又

東北入於海舊說禹道河至頓丘舊屬魏州今大名路分為二渠一

曰漯川出武陽今大名路至于千乘入渤海今濱州一曰北瀆出貝

丘恩州至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舊云大

陸在鉅鹿北鉅鹿古邢州今順德路乃故大陸縣唐改爲昭慶宋開

寶改爲隆平近省爲鎮入趙州臨城今趙州隆平縣有大陸澤然禹貢

大陸當只是汲郡今衛州吳澤非趙州大陸縣也鄭氏云

九河齊桓公塞之而北瀆至王莽時亦絕故世謂王

莽河今在永靜軍今景州然臣每疑禹之所道無二河按

禹貢文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

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又按武帝元光三年

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是爲朝城舊屬魏州今大名路之

漯河然則今河之入海者入渤海爾禹貢所謂入于

海者由碣石之海碣石今在平州北瀆者乃禹所道

之河其後河決漯川入於渤海故瀆遂絕九河不復

通蓋故瀆在北漯川在東河決而東勢則然也恐非

齊桓公所塞自河決漯川之後北瀆遂微九河皆絕

但王莽河上承北瀆下入逆河爲一河微通奈北勢

高故後亦絕但由漯川爾大抵河自西戎入塞經秦

隴陝洛夾山而行故少有決徙之患自河陽今孟州以下

東至海千里平田虛壤故多奔決無定流

漢水名雖多而實一水說者紛然其原出興元府西

縣嶓冢山爲漾水東流爲沔水故地曰沔陽又東至

南鄭爲漢水有褒水從武功今乾州武功縣來入焉南鄭興元

治興元故漢中郡也又東左與文水會又東過西城

今金州

旬水入焉

又東過鄖鄉縣

今均州縣

南又屈而東南過武

當縣

又東過順陽縣有清水自號州盧氏縣北來

入焉又東過中廬別有淮水自房陵

今房州縣

淮山東流入

焉又東過南漳

今襄陽路縣

荆山而為滄浪之水或云在襄

陽即為滄浪之水又東南過宜城

今襄陽路縣

有鄢水入焉

又東過鄒敖水入焉又東南曰水入焉又東過雲杜

而為夏水有涓水入焉雲杜後并入安州安陸舊屬

江夏

郡今安陸府

又東至漢陽觸大別山南入於江漢陽故

夏口之地

今漢陽府

班云行一千七百里

泗水舊云出卞縣故城東南桃虛西北卞縣今兗州

泗水縣是說文云泗水受濟水桑欽亦云濟水至濟

陰

今曹州

乘氏縣分為二一水東北流為北濟一水南流

為南濟按今此水與濟已不通矣其源出泗水縣西

南流有洙水入焉又西南至方與縣荷水入焉其水

出乘氏班固亦謂之泗水方與今單州魚臺

魚臺縣今隸濟寧

又

云有濇水至高平湖陸入泗水又南至彭城

今徐州

名曰

沛水有睢水入焉又西南至下邳

今邳州

沂水入焉又南

至楚州山陽

今淮安路山陽縣

入淮此水今人謂之清河或云泗

水出鄆州

今東平路

梁山泊

洛水出商州上洛縣冢嶺山桑欽云出謹舉山恐是

上洛舊名謹舉東過熊耳山又東過盧氏縣

今嵩州盧氏縣

又

東過河南縣穀水從西來入焉又東過洛陽南伊水

從西來入焉又東過偃師湮水從西來入焉又東過鞏縣東河南洛陽偃師鞏皆河南府縣名又北入於河班云行千七十里

渭水舊云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鳥鼠山首陽唐

省入渭源隸渭州今鞏昌府路即渭州今隸熙州在州之東今臨洮府即古熙州

其水東過隴州汧源汧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過鳳

翔郿縣斜水從南來入焉又東過槐里縣南澇水入

焉槐里今永興興平縣今奉元路興平縣又東北過咸陽縣澧水

入焉又東北過高陵涇水入焉咸陽高陵皆奉元路縣又東北過富

平縣隸耀州今耀州漆水入焉又東洛水入焉此洛水出同州蒲城縣洛水谷谷在判山又按

洛水出鄜州界至富平與漆沮合又東過臨潼縣今奉元臨潼縣灞水入焉又東至船

司空縣入河船司空後省入華陰今隸華州班云渭

水行千八百七十里

汾水出太原今冀寧路汾陽縣北管涔山今管州汾陽今太原治

陽曲也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入焉又

南與文水合又西南過高粱高粱今屬洪洞洪洞屬平陽今晉寧路

遂西行過臨汾臨汾屬晉寧又西過絳縣今絳州縣西四十里虎祈

宮北又西過王澤有澮水從東來入焉又西至汾陰

縣北西入於河汾陰今河中榮河縣也班云汾水西

南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浸也

清漳水班云出上黨沾縣大黽谷出平定州樂平少山樂平今遼州東北過

磁州武安與濁漳合而衡流故名曰衡漳濁漳出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

又東北過洛州今廣平路曲周平恩縣又東北過冀州武邑又

東北過弓高縣弓高今為鎮隸永靜東光今景州又東北

過成平成平今為景城鎮隸瀛州今河間樂壽今獻州又

東北過故平舒縣今河間東入海入海者桑欽說也班云

至邑成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

易水出北新城東至文安入滹新城今隸涿州

滹水出靈丘縣高氏山靈丘今隸蔚州班云東至文

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按文安今隸霸州

滹沱水班云出代郡鹵城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

千二百七十里按鹵城今代州今堅州繁峙縣其水東經

定州今中深澤縣深澤今東南即光武所度處今俗謂之

危度口又東過瀛州東城平舒二縣今開元中盧暉於

此引滹沱東入淇道漑漕文安今隸霸州若是入海
當在滄州界

禹貢五服之圖

五百里甸服分為五等

百里賦納總 二百里納銍 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分為一等

百里采 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綏服分為二等

三百里揆文教 二百里奮武衛

五百里要服分為二等

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

分爲二等

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

禹貢五服陳祥道曰夏之服甸侯綏要荒自甸至荒凡五服服五百里則面二千五百里矣面二千五百里則爲方五千里矣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周之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自侯至藩凡九服服五百里則面二千七百五十里矣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則爲方五千五百里矣蓋夏服先甸後侯而甸即畿也周服先侯後甸而畿非侯也夏之侯以當周之侯甸而綏以當周之男采周之衛蠻以當夏之要而夷鎮以當夏之荒特藩服

在禹貢之外然則周之斥大中國不過增夏五百里而已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此夏五服之域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此夏五服之外也孔氏謂地理志言漢之土竟東西九千三百二十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六里其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數不同者直而計之以鳥跡曲而量之以人跡異耳此說是也

蘇氏曰獨言甸服之賦內詳王賦之法而諸侯可推也

蔡氏曰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

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馬氏曰甸侯綏爲中國要荒已爲夷狄聖人之治詳
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
必治也治蠻夷則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於五
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
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略可見矣

尚書通考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通考卷第九

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蔡氏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
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

穎達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
漢世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
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
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

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故王制註云此周制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此篇乃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

通典曰昔在先王感時代謝思親立廟曰宗廟廟貌也宗廟者

先祖之尊貌也因新物而薦享以重孝敬遠祖非一不可徧追

故親盡而止唐虞立五廟鄭玄按禮緯元命包云天子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五夏氏因

之夏太祖無功而不立殷制七廟王制云天子七廟鄭玄復云殷制六廟自契及湯二昭二穆

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庫門內雉門內之左王立七廟

鄭玄云周制七廟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

并而七王肅云尊統於上故天子七廟其有殊功異

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其禮與太祖同則

文武之廟是按鄭玄注王制據禮緯元命包云唐虞五廟殷六廟周七

王肅非之曰周之文武受命之主不遷之廟殷之三宗宗其德而有其廟僉不以為常數也孫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代所以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祭法曰遠廟曰祧親盡之上猶存二廟也文武百代不遷者祭法不得云去祧為壇又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是為三祧而祭法云有二祧焉祭法又曰王祭下廟五廟子嫡孫此為下祭五代來孫則無親之孫而上祭何不及無親之祖乎馬昭非子曰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王制曰天子七廟是則立廟之止以為親限不過四也親盡之外有大功德可祖宗者也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少故夏則五殷則六周則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肅言文武不得稱遠廟不得為二祧者凡別遠近以親為限親內為近親外為遠文武適在親外

七十四
當毀故言遠廟自非
文武親外無不毀者

評曰禮有以多爲貴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祭
法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而鄭玄以文武
之廟曰祧不亦疎乎若天子之祖無功德則不立二
祧二祧不廟數與諸侯同何以爲降殺哉成王六年
制禮七廟已有見數文王爲祖武王爲禰非遠廟也
不可於成王之代以文武逆云爲遷主所藏矣
漢元帝丞相韋玄成奏議禮王者受命諸侯始封之
君皆爲太祖以下諸廟皆迭毀毀廟之祖藏於太祖
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今高帝爲太
祖文帝爲太宗世世不毀餘則五廟迭毀景帝爲昭

武帝爲穆昭帝與宣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

陳禮書曰漢宣

以從孫繼昭帝患昭穆之體一也於是立悼皇廟以當一代之穆
固不合禮若特立廟乃庶子王子之所當立者悼皇即史皇孫也

於是罷昭

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
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時玄成等曰臣聞惟聖
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
事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
家臣等以爲宗廟在郡國宜勿復修奏可

唐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
曰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
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
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

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昆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述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七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朱子語錄曰古廟制自太祖以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考西漢時高祖廟文帝顧成廟猶各在一

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東漢明帝謙貶不敢自立廟祔於光武廟其後以爲例至唐太廟及羣臣家廟悉如今制以西爲上也至禰處謂之東廟只作一列今太廟之制亦然

或問遠廟爲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廟不祧文爲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爲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武之廟也

又曰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墻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

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至其祫於太廟之室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之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之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按此中庸或問以諸侯之五廟言之

又曰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左右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

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

又荅吳晦叔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

皆南向

室西南為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

牖下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

即可見矣

今通典開元禮釋奠儀猶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獻官皆西向彷彿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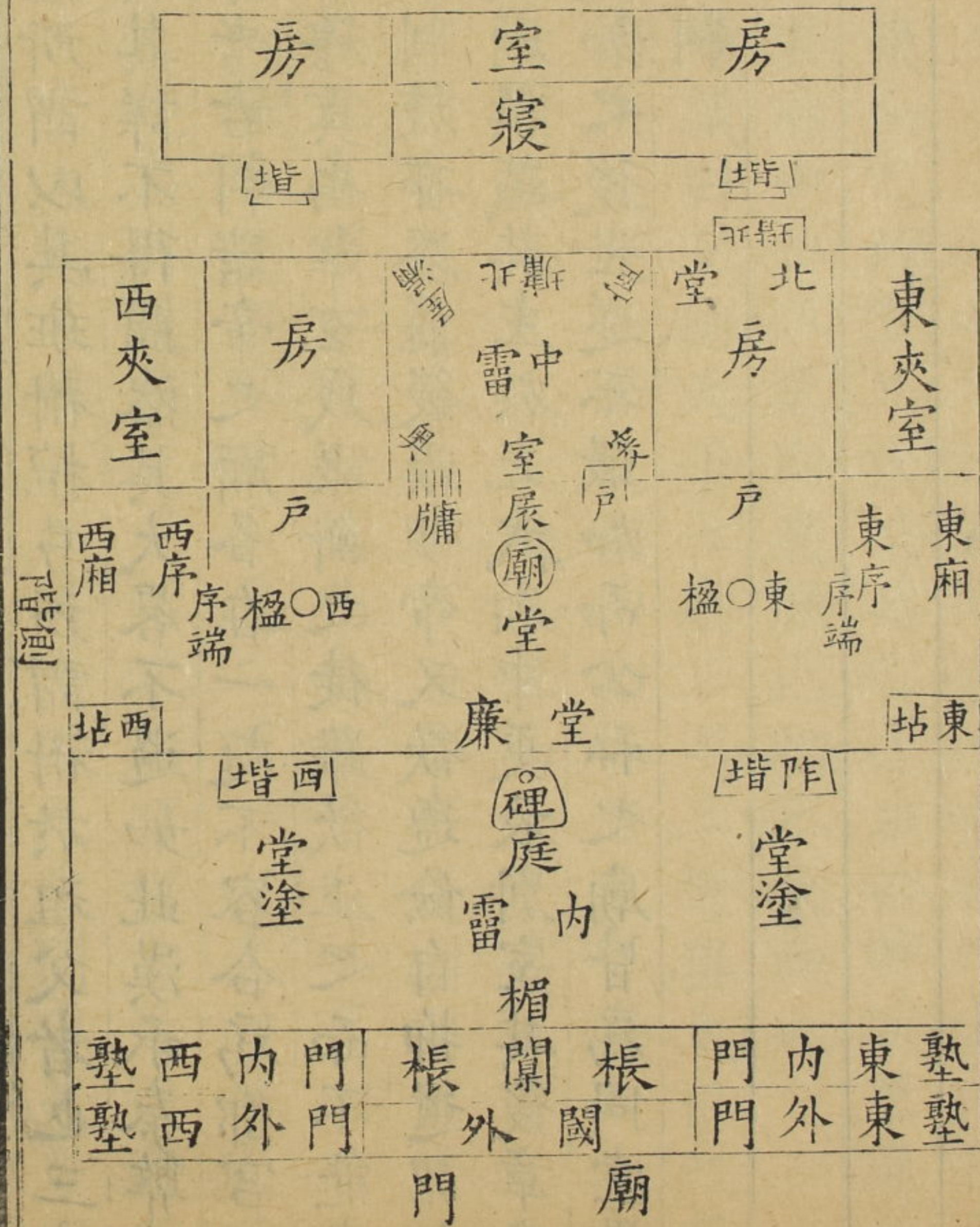
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廟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羣昭

南向羣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爲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

又祫禘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而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

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康衡之徒雖欲正之而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俱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亦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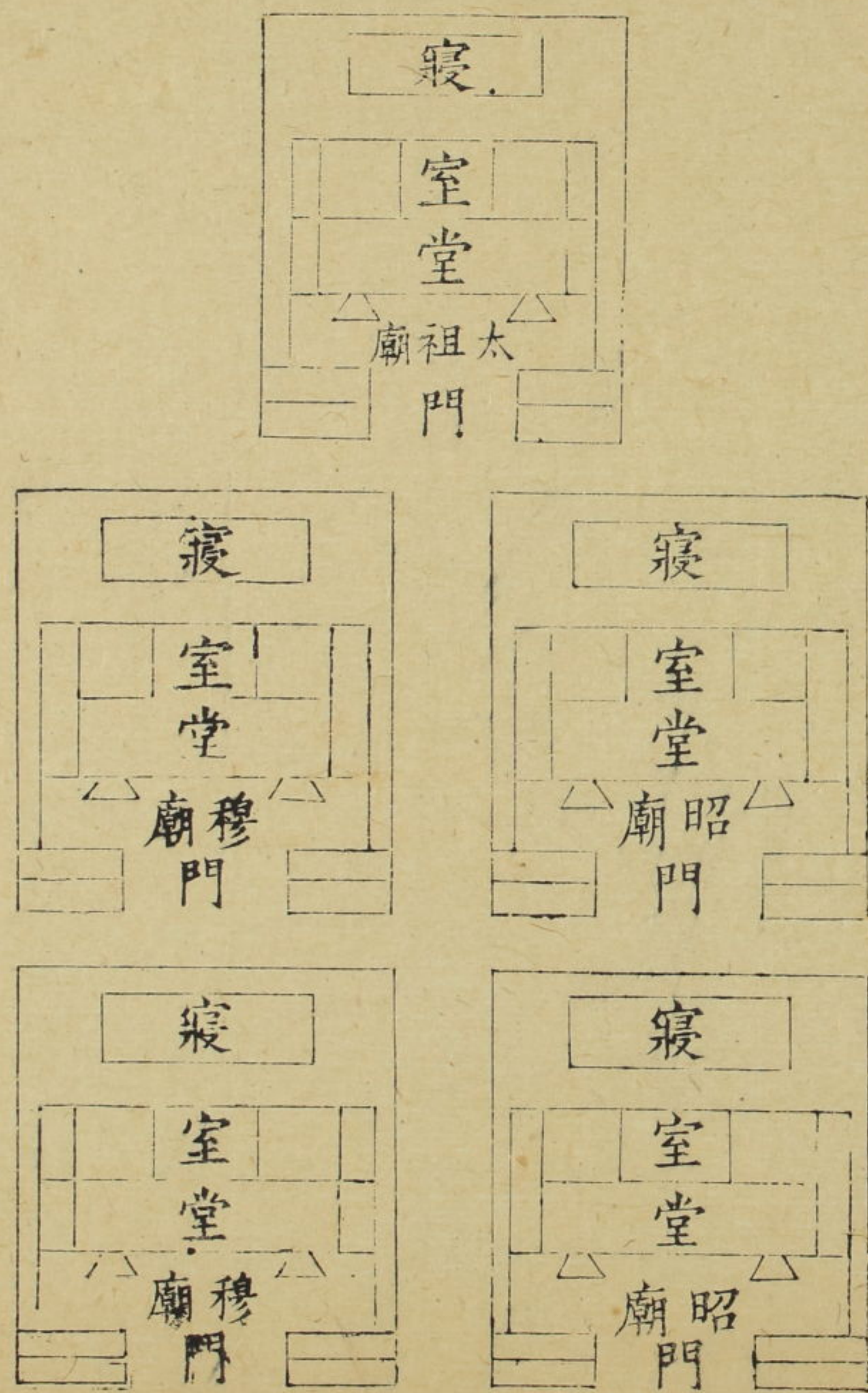
儀禮寢廟辨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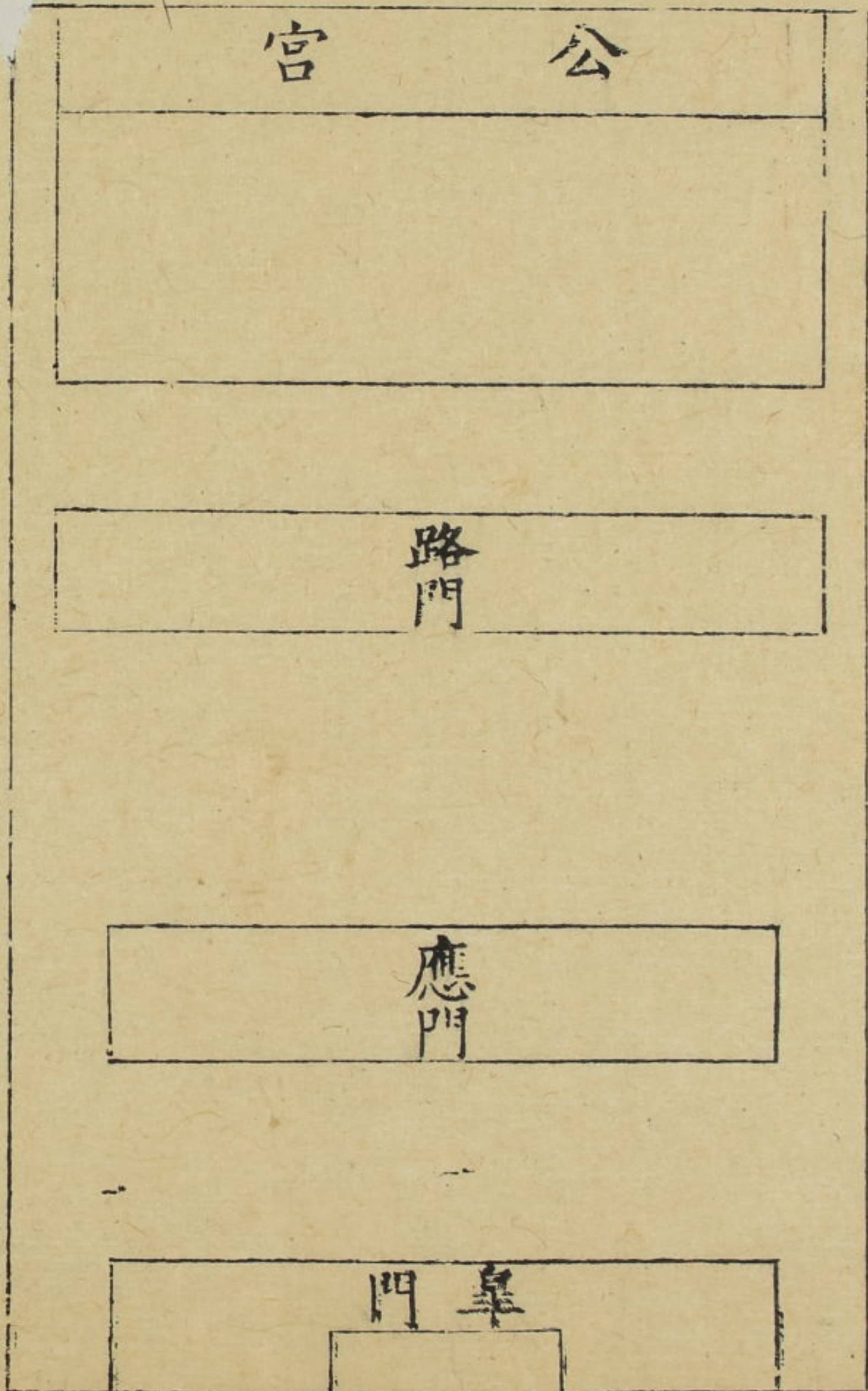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盈之東南隅謂之安切東西牆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扃宮中之門謂之闔門側之堂謂之塾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又曰秩謂之闕秩于結切棖謂之楔革轄先結二切櫨謂之闔魚列反蓋界於門者秩也亦謂之闕旁於門者棖也亦謂之楔中於門者櫨也亦謂之闔士喪疏云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士昏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堂中北牆謂之墉士昏尊於室中北牖下是也堂下之牆曰壁士虞饔飧在東壁是也坵有東

三
 占西占士喪疏云堂隅有占以土爲之是也塾有
 內外士冠注云西塾門外西堂是也
 月令曰其祀中霤古者複穴以居是以名室爲中霤
 又有東霤燕禮設篚當東霤此言諸侯四注屋之東
 霤
 又有門內霤燕禮賓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霤是也
 玉藻公事自闐西私事自闐東疏云闐謂門之中央
 所豎短木也

諸侯五廟之圖



左祖廟



朱子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
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
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
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四世
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
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
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
又曰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
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
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
命而王故二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

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

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

又曰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

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之黜陟斷礮大夫有不得為矣大夫之倉楹斷桷士又有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

以上並見中庸或問

諸儒廟制之說

王季子桃
組紺桃
太祖后穆
太王桃

昭
武世室
藏桃主

昭北廟
康王

昭南廟
穆王

藏桃主
文世室
穆

穆北廟
成王

穆南廟
昭王

共王時

劉歆廟制之說

太祖后稷

高圉昭

組緄

王季

亞圉

穆

太王

文王

武王時

愚按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禮之定分也故天子七廟諸侯以下降殺以兩示民有尊也如諸儒之說則周必待傳至共王而後始全天子之制伊尹時自湯至太甲方四傳言七廟則已立可知且為天子有天下者凡都城宮室冕服車輿即有等威以別於諸侯何於奉先致孝之地乃遲之於數世之後哉聖人制禮必不其然

生明生魄望朏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厥四月哉生明

既生魄

召詰

二月既望

三月丙午朏

顧命

四月哉生魄

蔡氏曰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生魄望後也○日月相望謂之

望既望十六日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始生魄十六日

朱子曰日爲魂月爲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生之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出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日在西月在東人在中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

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光甚大從地四面衝上其影則地影也地凝日之光世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受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日與月相沓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

東漢志略曰日月相推當其同謂之合朔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月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

朔

蘇也

渾儀說曰晦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

上弦

律歷志曰先月後近一遠三謂之弦渾儀說曰月行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其遠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近一遠三上弦在八日其常也或退在九日其變也

望

律歷志相與衡分天之中謂之望渾儀說曰月行甚遠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謂衡分天之中爲望望在十五日其常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潁達曰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

相望故名望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大率十六日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

下弦

渾儀說曰月行過中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亦近一遠三下弦在二十二日其常也下弦或進則在二十一日或退則在二十三日其變也

尚書通考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通考卷第十

洪範 九疇之綱

初一日五行

在天惟五行 不言用者無適而非用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

在人惟五事 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

次三曰農用八政

人之所以因乎天

次四曰協用五紀

天之所以示乎人

次五曰建用皇極

君之所以建極也 不言數者非可以數明也

次六曰乂用三德

治之所以應變也

次七曰明用稽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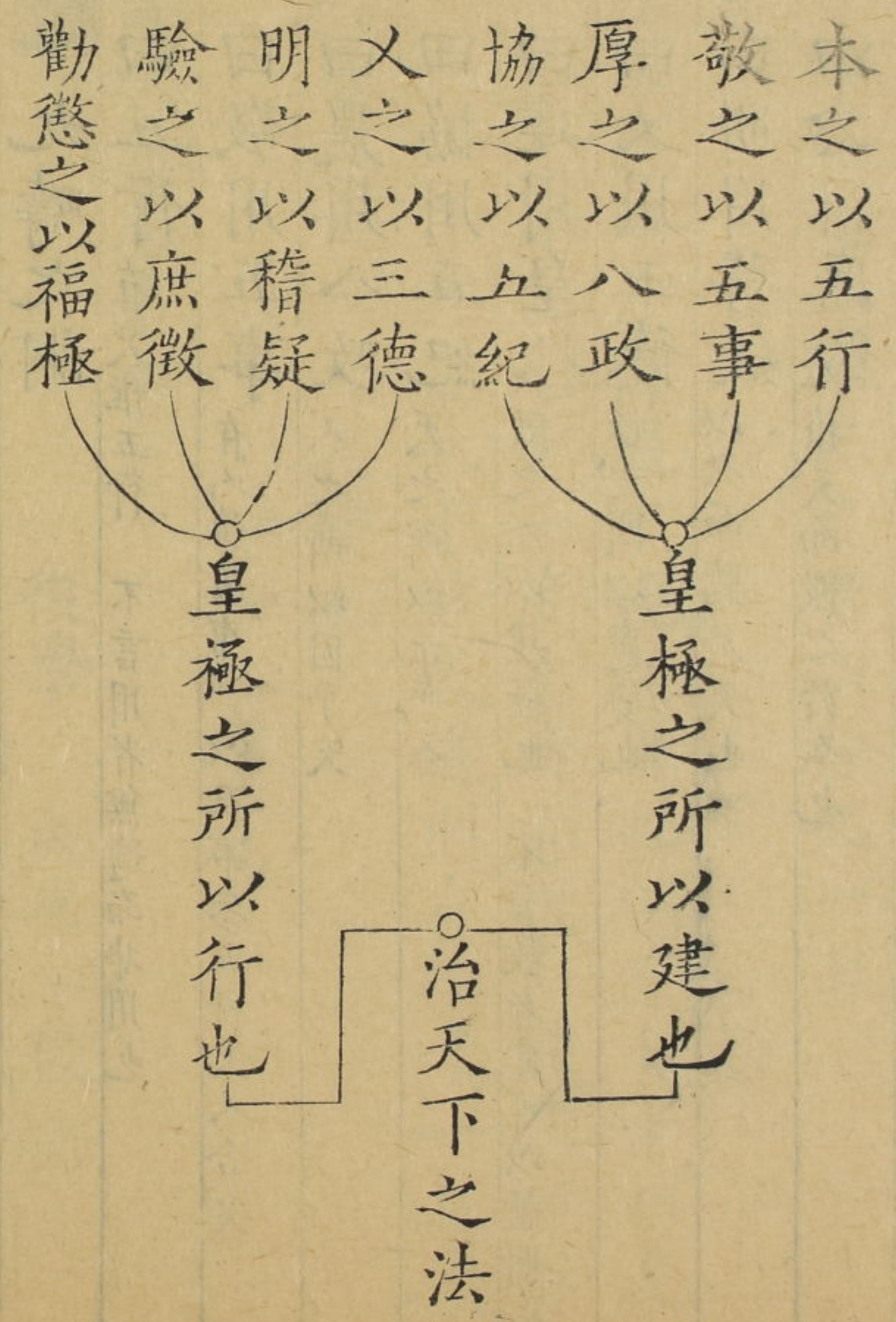
以人而聽於天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推天而徵之於人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所以勸也威所以懲也



九疇之目

一五行	水	火	木	金	土
	潤下	炎上	曲直	從革	稼穡
	作鹹	作苦	作酸	作辛	作甘
二五事	貌	言	視	聽	思
	恭	從	明	聰	睿
	作肅	作乂	作哲	作謀	作聖
三八政	食	貨	祀	司空	司徒
	司寇	司寇	司寇	司寇	司寇
四五紀	歲	月	日	星辰	曆數
五皇極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六三德

正直

剛克

柔克

平康

彊弗友

變友

沈潛

高明

七稽疑

雨

霽

蒙

驛

克

貞

悔

十五

占三

八庶徵

雨

暘

燠

寒

風

休徵

肅

乂

哲

謀

聖

時若

咎徵

狂

僭

豫

急

蒙

恒若

九五福

壽

富

康寧

攸好德

考終命

六極凶短折

疾

憂

貧

惡

弱

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劉歆云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關子明云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朱子曰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三五六一八之語而鄭氏註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為洛書矣

邵子曰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平方者洛書之文禹箕敘之以作範也

蔡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旣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托言出於希夷旣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

朱子曰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又曰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

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於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 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

又曰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又曰聖人之則洛書者總其實也一爲五行二爲五事三爲八政四爲五紀五爲皇極六爲三德七爲稽疑八爲庶徵九爲福極

又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又安知圖之不爲書而書之不爲圖也耶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

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愚按前此諸儒皆以河圖授羲洛書錫禹朱文公蔡氏因之故以十數配易而以九數配洪範然其所謂則洛書以作範者亦但以九數適同兼總其實而已他無通貫脗合之妙其曰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橫斜曲直無所不通亦不過但言九

數縱橫十數分合之理初與洪範九疇了無關涉九峯作洪範數亦但推行九宮烏覩所謂洪範之事哉且洪範者治天下之大法也自開闢以來有國家者所不能易又何必至禹而後天錫之而禹敘之耶雖唐虞以上不可考見至如二典三謨所載九疇之目無一不具特以繇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則彛倫皆數禹平水土五行各得其性則彛倫復敘洪範即彛倫也彛倫數則洪範不畀彛倫敘則洪範乃錫豈帝與天真有物以予奪之哉大傳明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繫之於易則二者皆作易之事也蓋易者數之奇偶象之陰陽也十

數者奇偶之分陰陽之合易之體也九數者奇偶之交陰陽之變易之用也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又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今以九數十數觀之凡由是以生著策立卦爻者更互推演粲然可考然則河圖洛書其皆爲易卦之用明矣若洪範者述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類與所謂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者絕無相配且其第爲九類亦非有待於象數而後可推不煩費詞固已明白如此是何先儒過信之篤而又有以啓後世云云

之論哉愚嘗僭述河洛十圖以明九十之數推於
著策卦爻頗有脗合自然之妙茲不具述特因先
儒所論故略見於此斷然以圖書為易設而與洪
範無相涉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蔡傳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
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
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
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
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
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

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
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考索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
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北極北
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
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
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
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
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
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
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

二十四度并二十五度是也北極規道之行度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景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

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此日冬夏至之度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彊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彊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彊故日見伏之漏俱五十刻謂之晝夜同此日二分之度

東漢志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

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廼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廼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

唐孔氏曰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

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致日月之法陳祥道曰漢書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晷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晷長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景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七尺三寸六分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為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為寒若日失節於南則晷過而長為常寒矣失節於北則晷退而短為常燠矣此四時

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傍立春春分循青道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立秋秋分循白道上弦在牽牛圓於婁下弦在東井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春立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二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然日之與月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然然觀君居中而佚臣旁行而勞臣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威損與君異勢盛與君同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明闕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蓋足信矣

愚按所謂冬至日在斗夏至日在井春分日在奎秋分日在角者以東西天緯言之日行黃道比天行一日爲退一度故分至之日各得其所之宿其曰冬至去極百十五度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者以南北天經言之亦以日行黃道日退一度積而至於分至之日各有進退之所但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今冬至又在箕八度此歲差使然也諸說止據漢志而言恐未爲密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蔡氏曰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

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周官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鄭司農云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昃景乃中立表處大東近

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鄭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為正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為然度景之法必於夏至晝漏半為之取日正午乃

得其端直

陳祥道曰先儒謂天地相距八萬里其升降也不過三萬里之中日景於表移一寸則於地差千里張衡周髀之說皆然惟宋何承天曰六百里而差一寸後魏信都芳曰千里而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考索曰古者土圭必植五表地中植中表千里而南植南表千里而北植北表東西二表亦如之以四表明中表之正以中表定四方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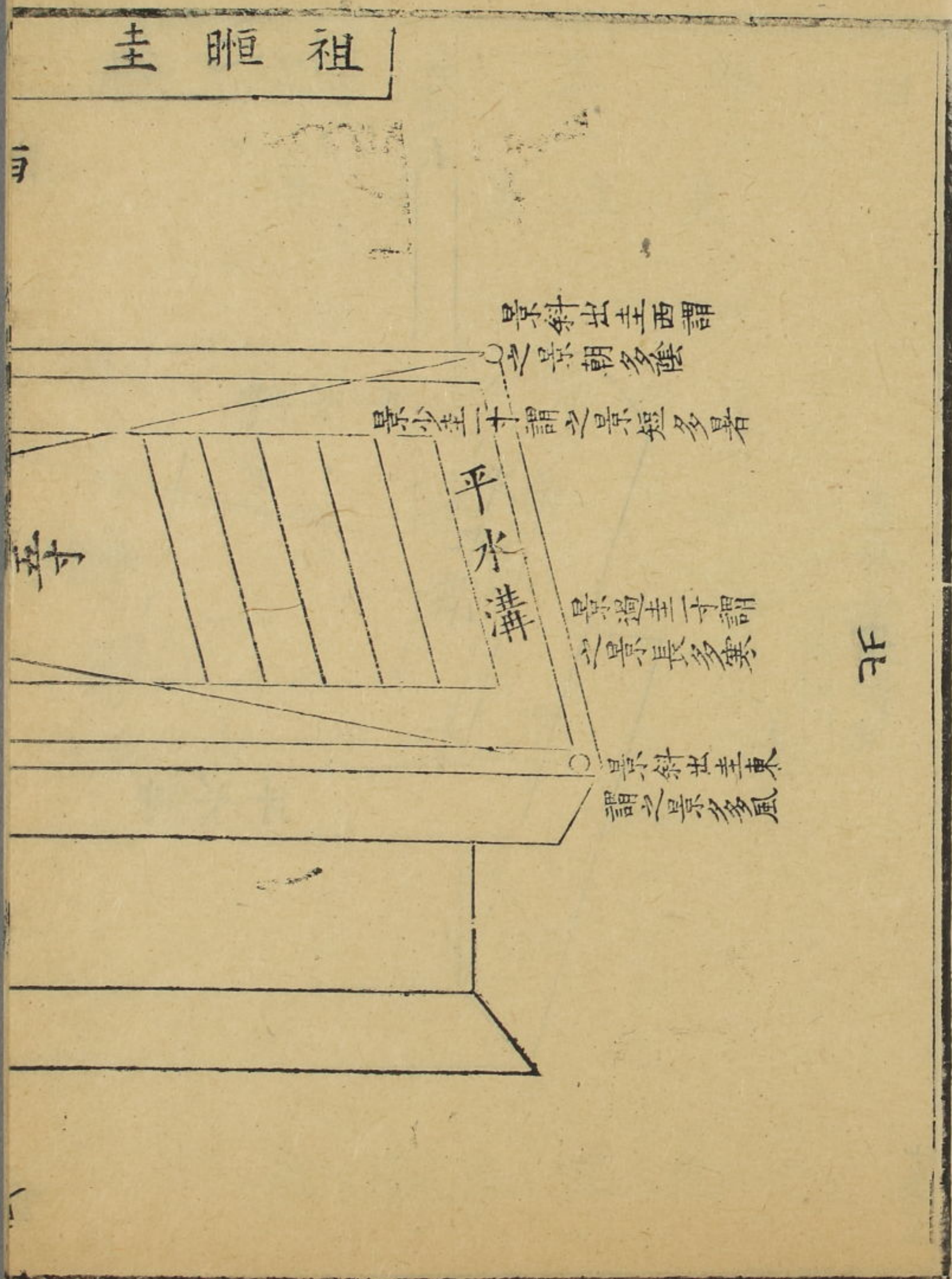
王昭禹曰土圭橫植於地於圭之端立表以表端之日景與土圭相齊無過不及然後見地之中

周禮圖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據中土圭之南土圭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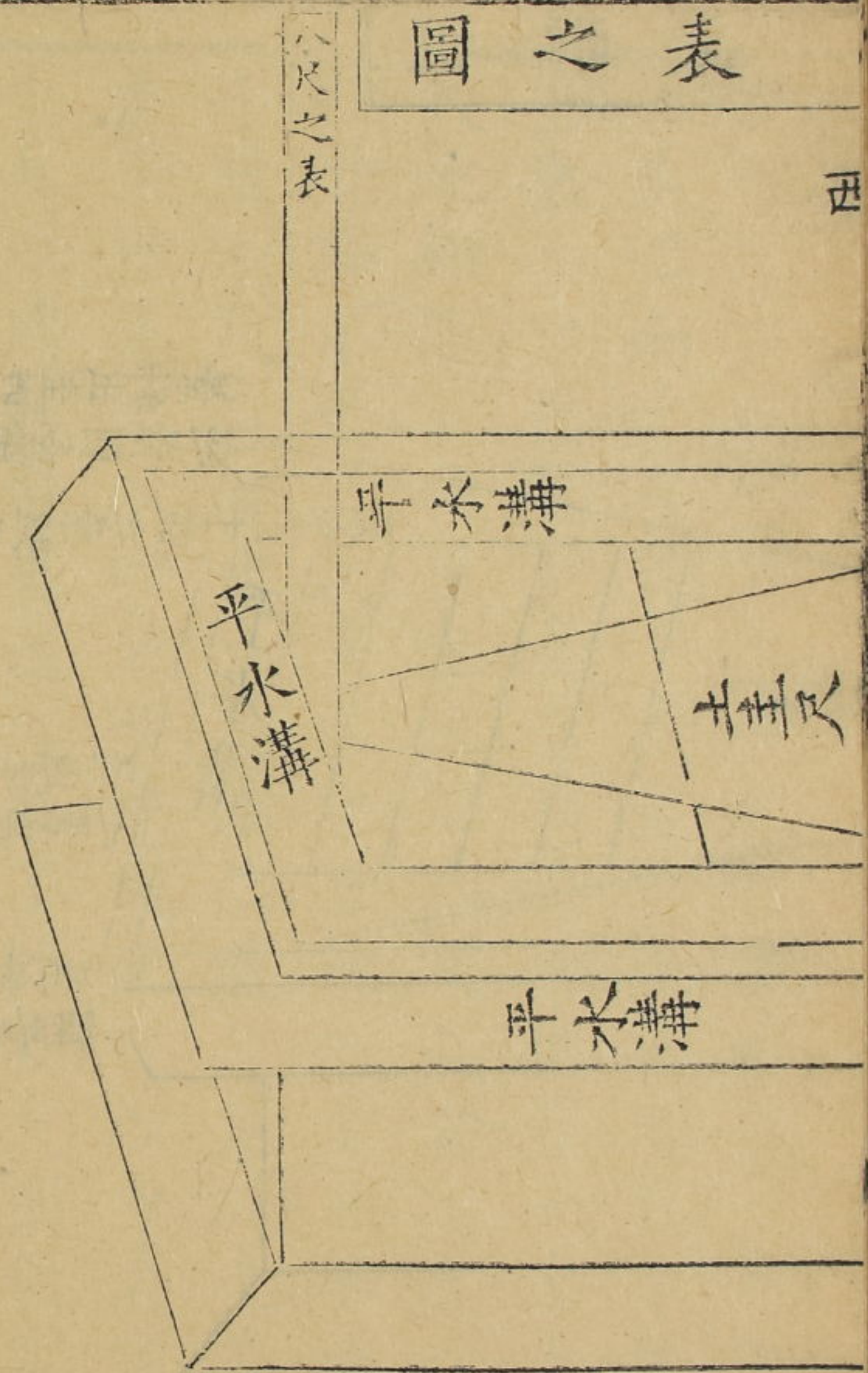
言也夏晝漏半土圭在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圭等是於日爲近南也故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據中土圭之北土圭而言也夏晝漏半土圭在北得尺六寸景過於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於日爲近北也故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據中土圭之西土圭而言之是於日爲近西也夏晝漏半中土圭景得正時土圭在西者日未中乃得朝時之景故曰日西則景朝多陰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據中土圭之東土圭而言之是於日爲近東也夏晝漏半中土圭景得正時土圭在東者日已昃矣乃得夕時之景故云日東則景夕多風

周公度日景置五圭於潁川陽城置一土圭為中中
土圭之南千里置一土圭中土圭之北千里置一土
圭東去千里置一土圭西去千里置一土圭為五圭
天地相距八萬里先王立八尺之表以度日景天地
之升降不過三萬里之中自地以至日不過一萬五
千里以尺有五寸土圭測之蓋日景於圭差一寸則
差千里先王以四表明中表正之以中表定四方之
中在地則無道里遠近之不均在天則無寒暑風雨
陰陽之不和然後建王國焉匠人所謂晝參諸日景
夜考諸極星蓋如此也易巽為風蓋風之所屬者東
方也

北



表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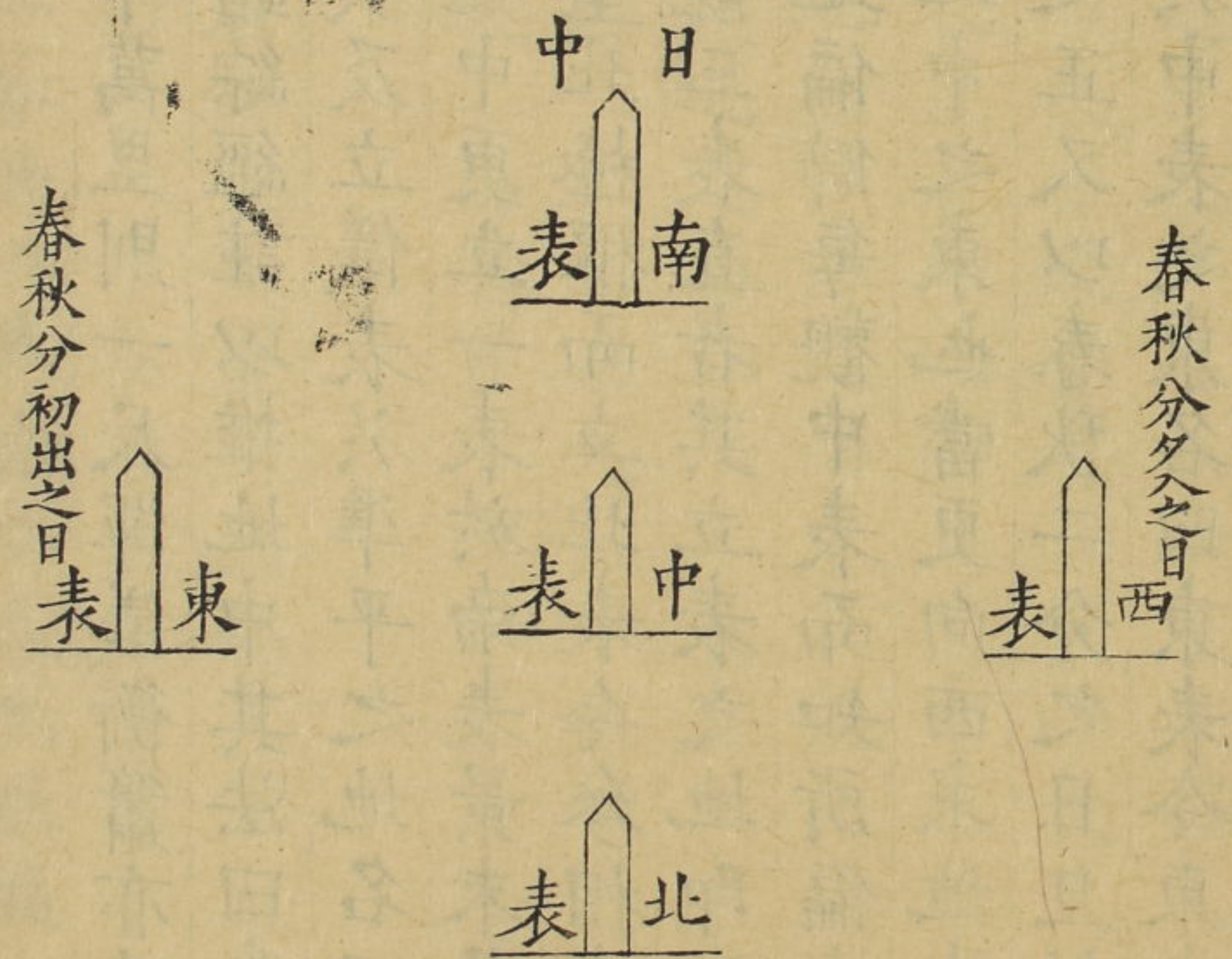


西

東

祖暅五表之圖

夏至晝漏半



夜望北極樞

愚按立表必八尺者以天地相距八萬里千里則一寸萬里則一尺渾儀衡簫亦然

隋志祖暅錯綜經註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及立儀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於南表景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而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爲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

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梁天監中祖暅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圭相連上爲溝置水以取平正揆測日景求其盈縮

又考靈曜周髀張衡靈憲及鄭玄注周官並云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景夏至之日景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遙

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景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十七分彊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稱永平元年戊子當梁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景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秘書景同是夏至日其中景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而景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景差一寸也況人路迂回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彌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

王賓殺裡咸格王入太室裸

蔡氏曰太室清廟中央室裸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

地以降神也

穎達曰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

太室

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裸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鄭注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杜預云清廟肅然清淨之稱也

朱子曰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又曰書稱王在新

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唱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嘆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弦亂人聲欲在位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爲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廟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取其宗祀之清靜則曰清廟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各有所爲而儒者合爲一體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於中人鬼慢黷囚俘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禮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

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

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通典曰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爲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窓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爲堂南北四十二尺其堂上各爲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牆壁以蜃蛤灰飾之

大戴禮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窓三十六戶七十二

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雍

明堂月令說云堂高三丈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子堂室四戶八牖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闔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室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邑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

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己之地

或問朱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亦天天亦帝而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切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

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蔡氏曰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

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註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

王制曰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又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

趙氏曰古者方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

甸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通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十二頭兵車一乘故周禮甸讀爲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溝壑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之屬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天子之公卿采地在畿內周禮所謂都鄙也雖上公不過百里公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諸侯之國則畿外五等之封也大國亦不過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諸侯之大夫采地其大者亦出六千四百井兵車千乘

南軒曰方千里者先儒以爲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萬夫之地是也蓋方千里則爲方百里者百爲田

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諸侯之國夫如是而後可以爲天子都畿鎮撫天下而卿大夫元士之采地皆有所容焉故公侯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皆以其田言之也獨以其田言之則地雖有廣狹之不齊山林川澤之相間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而王制謂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者則傳者之失矣周禮所載往往與此不同如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

其食者四之一蓋不知分田建國之意遷就而爲此說耳要當以孟子爲正夫在孟子時已去其籍又更秦絕滅之餘周官之書存者無幾矣今時所傳先儒以爲雜出漢儒一時之傳會是不可以不考也朱子曰孟子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陳祥道曰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修五玉復五器

言武王之政由舊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唐至
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商因夏爵有公侯
伯而無子男以微子箕子爲畿內之爵公羊釋春秋
變周合伯子男皆稱子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以
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
諸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
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
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
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
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
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

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於上之政
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
侯得以擅之也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
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
於子也民功曰庸朝會曰合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
然後有功於民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
象雷震則周官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爲附庸明矣
千乘之國陳祥道曰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
司馬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成方十里出長轂
一乘古者或以甸爲乘或以乘爲甸以甸爲乘稍人
掌丘乘之政令禮記惟社丘乘粢盛是也以乘爲甸

春秋孫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涂言之其實一也易曰震驚百里王制曰公侯之田方百里孟子曰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儉於百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語曰道千乘之國蓋諸侯之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至於千乘而軍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

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爲一車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由此推之天子六軍則車千乘矣此車人參兩以相聯糾之法也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千乘之賦豈特三軍而已哉鄭氏據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

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率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賈公彥遂以此爲畿內之法以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邦國之法然周官之於調役其寡也家出一人其多也起餘子與竭作未聞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也賈公彥言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六遂次公邑都鄙乃徵兵於諸侯不止則諸侯闔竟出焉所謂千乘之賦也然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率所不能充然後鄉遂之士應之周官曰王

之大事諸侯

左傳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又曰諸

侯敵王所愾則出軍之法顧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馬融曰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其說蓋惑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制不知周禮之所言乃附庸也

車賦

--	--

[illegible]

一乘

十乘

百乘

八十萬家千乘

凡百人

馬四疋

炊家子十人

樵汲五人

百井

萬井

一千六百井

右方百里爲田萬井私田八
百萬畝合十萬井公田之數

論語道千乘之國章解云馬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過焉包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据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甲兵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又曰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

愚按融按司馬法言千乘之賦其地千成者以私田而計夫家之所出也成方十里爲田百井私田八萬畝爲夫八百家所謂成出革車一乘者去公田而獨計私田也孟子王制言大國地方百里者以公田而計分土之所入也百井之地公田八千畝亦爲夫八十家當私田十井之地所謂十井爲乘者亦百井八百家之所具也故以私田計之一乘百井方十里千乘則十萬井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以公田計之一乘八千畝千乘則八百萬畝當萬井私田之數爲方百里二者皆紐計大數如此非謂十萬井者必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爲百

甘典

周公曰嗚呼

通志堂

相

厥父母

勤勞稼

穡厥子

乃不知

稼穡之

艱難乃

逸乃諺

既誕否

則侮厥

父母曰

昔之人

無聞知

自時厥後

立王生

無皇曰

今日

此厥不

此厥不

聽人乃

張為幻曰

訓之乃

變亂先

王之正

之則若時

刑至于

不永念厥

小大民

辟不寬綽

否則厥

厥心亂

心違怨

無罪殺無

辜怨有同

否則厥

是叢于厥

口詛祝

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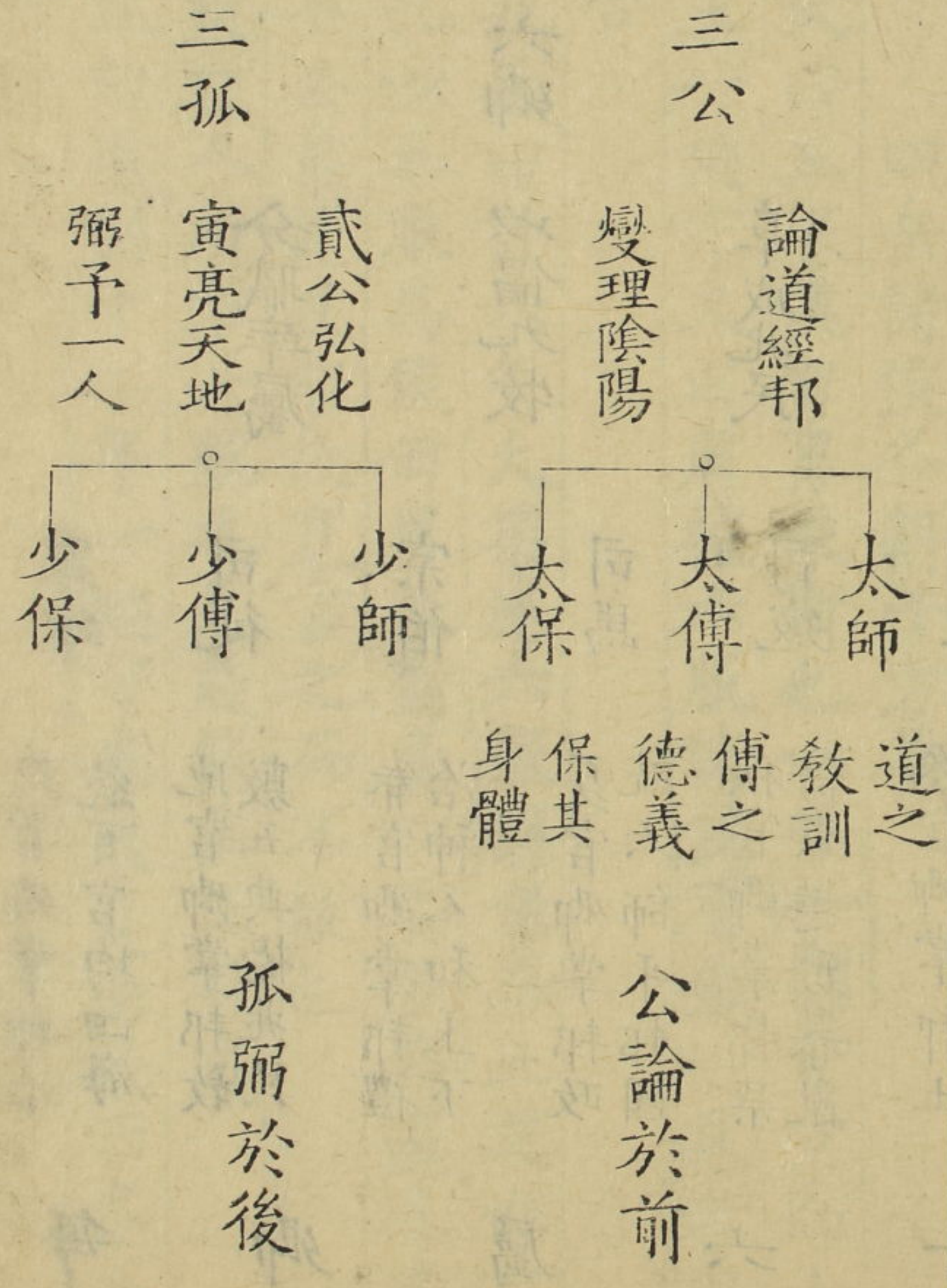
監

于

茲

愚按無逸一篇本以嚴敬怠之戒敬則無逸而有先王享國之安不敬則逸而有後王罔壽之危是皆周公力陳往轍以為龜鑑今畫為圖逸與無逸分布二方一敬一怠安危之應愈益著明覽者可以知為治之本矣

周官圖



冢宰

天官卿掌邦治
統百官均四海

每

司徒

地官卿掌邦教
敷五典擾兆民

卿

宗伯

春官卿掌邦禮
治神人和上下

屬

六卿

以倡九牧

司馬

夏官卿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

阜成兆民

司寇

秋官卿掌邦禁
詰姦慝刑暴亂

六

司空

冬官卿掌邦土
居四民時地利

十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至乃時巡考制度于

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

蔡氏曰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守又曰周禮六服諸侯有歲一見者與此不合

唐孔氏曰計六年大集應六服饌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氏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

周禮行人所掌六服之見歲數與此不同

孔氏曰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

張氏曰周禮行人之職是六年六服各一朝今止言五服者要服不必其來周官又云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是五朝已更兩朝矣

周禮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費

五服一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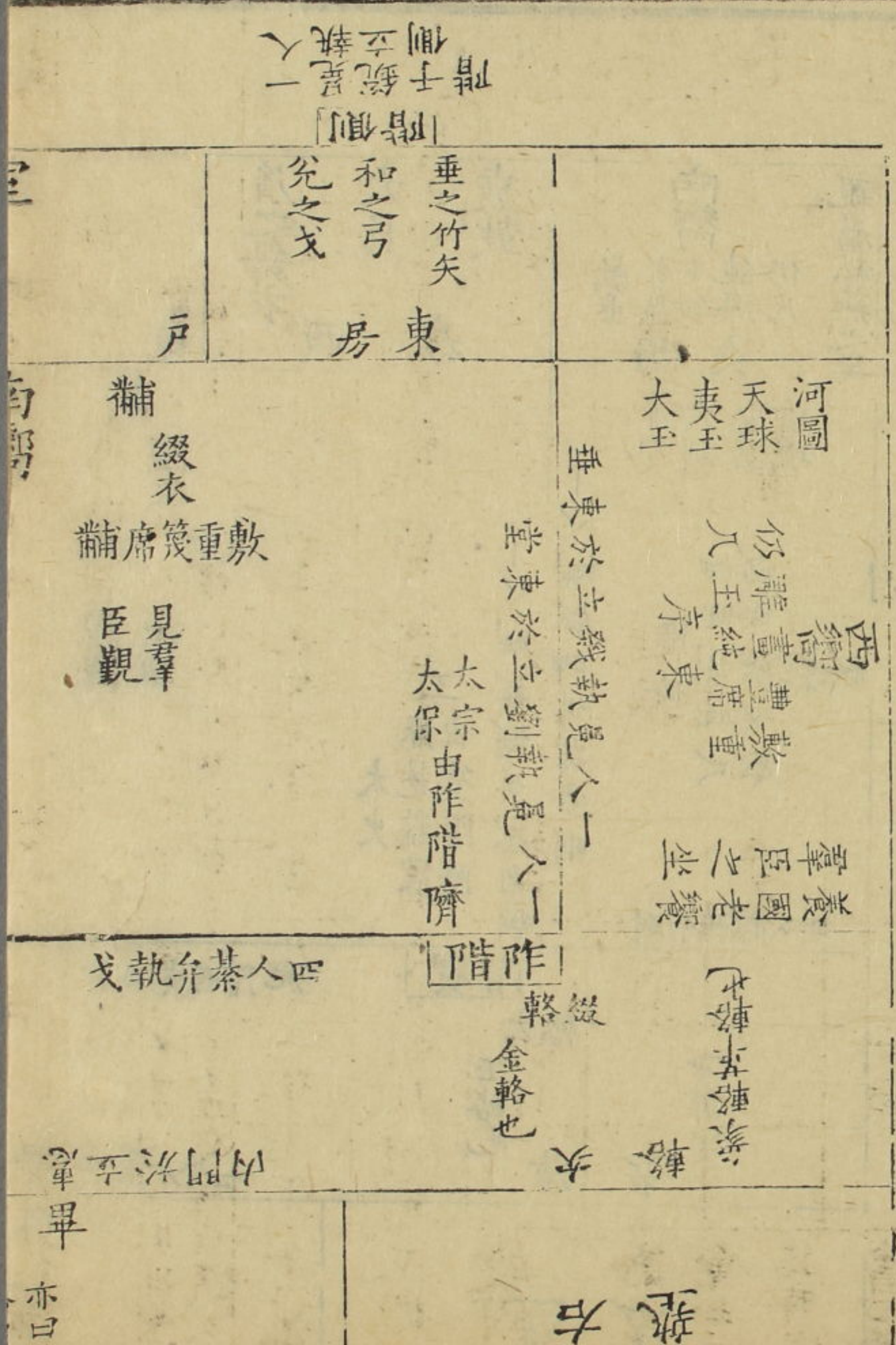
一年	侯服朝京師	七年	侯服朝京師
二年	甸服朝京師	八年	甸服朝京師
三年	男服朝京師	九年	男服朝京師
四年	采服朝京師	十年	采服朝京師
五年	衛服朝京師	十一年	衛服朝京師
六年	當要服朝以路遠不必其來	十二年	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

鄭氏云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

鄭氏云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

要	衛	采	男	甸	侯	一年
					朝貢	二年
			朝貢	朝貢	朝貢	三年
		朝貢		朝貢	朝貢	四年
	朝貢				朝貢	五年
朝貢			朝貢	朝貢	朝貢	六年
					朝貢	七年
		朝貢		朝貢	朝貢	八年
			朝貢		朝貢	九年
	朝貢			朝貢	朝貢	十年
					朝貢	十一年
東后是也	書曰遂觀	其時之方	會者各以	鄭云諸侯	殷國	十二年

燕右



尚書通考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正

室 牖	涓之舞衣 西 大貝 房 鼓鼓	南嚮 數重 智席 粉 純漆 夾 仍八 親屬私燕之坐
辰 綴衣 純華玉仍 諸侯之坐	王 麻冕 太史 由賓階 階賓	一人 是執 豐 立 於 西 垂 東嚮 數重 底 綴 純 文 貝 仍八 明夕
執弁雀八二 門 昭門	上刃夾西階 大 輪 先 墊左	大 輪 先 墊左

